

7956

鋼鐵就是這樣鍊成的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



凡·羅左娃 E·奧斯特洛夫斯卡亞合著

高長榮 沈鳳威 合譯 光明書局出版

鋼鐵就是這樣鍊成的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

羅左娃 奧斯特洛夫斯基亞 合著

高長榮 沈鳳威 合譯



光明書局出版

本書根據
蘇聯國立教育書籍出版局 1949 年出版

Л. РОЗОВА И Е. ОСТРОВСКАЯ: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В ШКОЛЕ

一書之第一部分(傳記部分)譯出

鋼鐵就是這樣練成的

著 者 奧斯特洛夫斯基
羅 左
譯 者 高長榮 沈鳳威
出版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刷者 新中央印刷所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定價 6,000 元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版 100,001—102,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前記

本書是蘇聯國立教育書籍出版局出版的J·B·羅左娃和E·A·奧斯特洛夫斯卡亞（後者即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胞姊）合著的『在學校中講授和研究尼·奧斯特洛夫斯基』一書中，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傳記部分的中譯。

奧斯特洛夫斯基是中國青年最敬愛的蘇聯作家之一，關於這位神話似的人物，中國出版界中至今尚無一部較詳細的傳記，那末這一譯文當不是沒有意義的。

這本書，我們本是獻給全中國新民主主義旗幟下的青年男女的；在目前則應該添一句：這本書尤其應該獻給在朝鮮前線與朝鮮人民並肩作戰，打擊美帝國主義者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中每一個青年戰士！

附帶一定要在這裏提起的是：當這本書尚未付印的時候，譯者之一，高長榮同志已直接參加了抗美援朝工作，離開北京東上了。願他在翻譯工作中鼓吹了『柯察金』精神以後，更能在實際行動上做一個『柯察金』式的戰士！

沈鳳威一九五〇年，十二，四，記於北京。

重排第八版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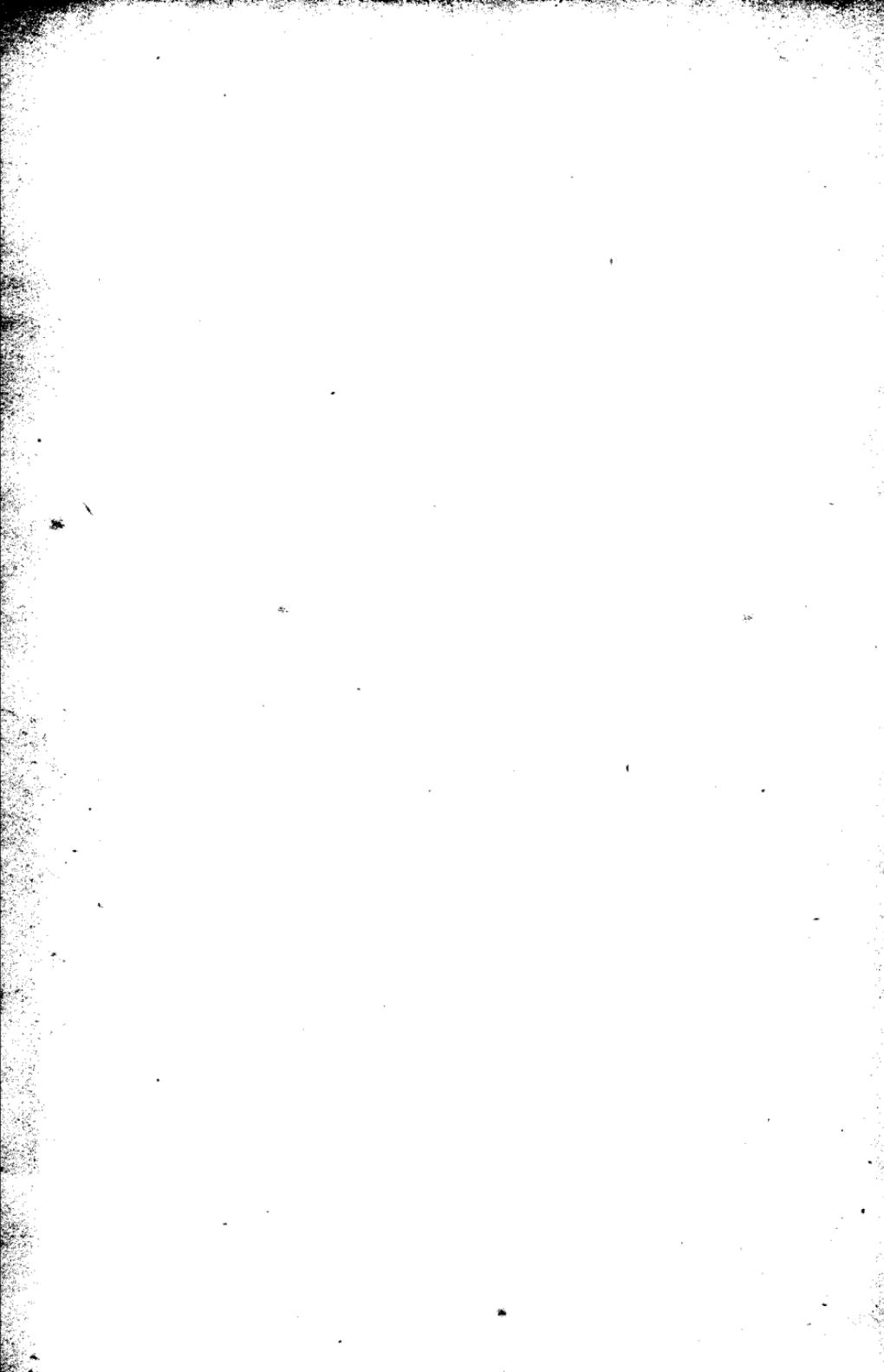
這本書，在出版後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由於受到讀者們的重視和喜愛，竟已發行了八版。一九五〇年，當我們選譯這部書的時候，雖然也是因為敬愛奧斯特洛夫斯基這個英雄人物，想把他的為共產主義事業艱苦奮鬥的一生事跡介紹給中國的青年同志們，可是當時我們的認識還是很不夠的，對這部書的作用還是估計不足的，再加上能力薄弱，所以譯文是很難令人滿意的。

但是，這本書總在一版一版地印下去。許多讀者（有的是遠在朝鮮前線作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中的戰士）在讀了這本書之後，由於受了奧斯特洛夫斯基偉大的布爾什維克精神的感召，寫信給譯者說明他們在讀完這本書以後的感想和收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心裏一面是高興，一面卻是惶恐；高興的是這本書還起了一定的作用（能起作用當然是由於奧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一生事跡的偉大）。惶恐的是這本書在譯文上還存在着許多缺點。這次趁重排的機會，我們在譯文方面重作了一次修訂。可是由於我們的翻譯水平很差，晦澀之處，仍恐難免，希望讀者多多指正。

譯者 一九五二，十，十五，於北京。

目 次

一 童 年.....	九
二 少年奧斯特洛夫斯基——爲蘇維埃政權鬥爭的參加者.....	三
三 在內戰年代中以及在勞動戰線上的尼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	四
四 爭取生命，爭取同隊的鬥爭.....	五
五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的寫作.....	六
六 「暴風雨所產生的」的寫作.....	三〇
附 錄	
尼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與青年團.....	一四四



一 童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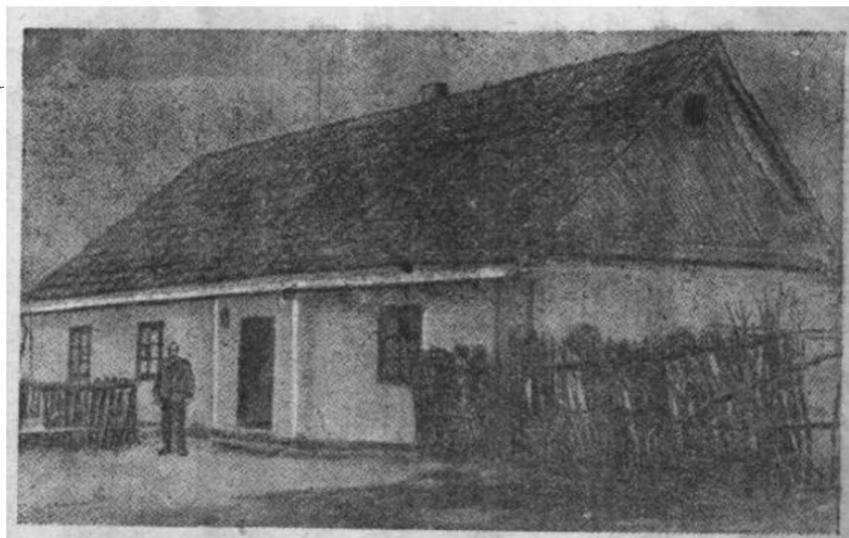
作家尼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在回憶他的童年時說：『我們的童年是處在資本主義的羈絆下的。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便遭到了資本主義的迫害，等候着我們的不是歡樂的童年，而是爲了僅僅求得一小片麵包，從清晨一直做到深夜的疲憊不堪的資本主義的苦工。』

革命前俄國工人的孩子們悲慘的艱苦生活的歷史，就包括在這簡短的幾行字句裏面。

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尼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出生在位於一條湍激的、蜿蜒地奔流在田地上密林間的小河兩岸的維里亞村一個釀酒工人的家庭裏。（維里亞村在西烏克蘭，前伏林省，奧斯特羅格縣。）

幼小的柯里亞（註）時常帶着釣竿坐在岸邊一座古老的磨坊旁。他喜歡捧着書，在池

（註）柯里亞爲尼可拉·阿力克謝維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愛稱。——譯者



西烏克蘭維里亞村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並度過幼年時代的小屋

畔茂密的草叢中躺幾個鐘頭。夕陽西下，到了該回家的時候，他也沒注意到；因為和可愛的書中人物分手，那是多麼捨不得啊。

在夜間，柯里亞常常跟着年長的孩子們作夜遊；在說故事中消磨掉晚上的時間；這孩子的燃燒的眼睛一刻也不離開說故事的人，他預備整夜坐在篝火旁，一直聽下去……

但柯里亞特別喜愛在傍晚時分傾聽手風琴的愉快演奏，聆聽青年男女們唱歌；當他長大以後，他自己也成了一個熟練的手風琴演奏者，也能唱得很好。

然而，一回憶到無邊的草原和櫻桃園，一回憶到這位作家度過他的童年的那所高地矗立在河畔的白色『農舍』，這回憶總被許多侮辱人的以及艱苦的強制勞動的場面塗

暗了。

繼里亞村的農民幾乎都沒有土地，因為所有較好的地區都集中在地主和富農的手裏。因此，村中全部能勞動的人口，包括幼童在內，爲了微薄的幾文錢，都得到地主的土地和田莊上去作活；一部分農民則不得不進城去謀生，因爲釀酒廠每年只有一季工作可做。

奧斯特洛夫斯基一家人過着非常困迫的生活。家裏常常過着那樣困迫的日子，弄得母親連給孩子們買一小塊麵包都不可能。

在沙俄時代，工農生活的赤貧狀況，乃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工人不僅感到資本主義剝削和苦役勞動的痛苦，而且感到全體人民沒有權利的痛苦。因此，覺悟的工人力求領導城鄉一切民主分子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農民因缺乏土地而呻吟喘息……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間的經濟危機已經加深了勞動羣衆的痛苦，而戰爭又使其更加尖銳了……人民的忍耐已經臨到極限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文出版局中文版第七七頁。）這位作家出生的那年，一九〇四年，俄國的社會政治情況就是如此。

在奧斯特洛夫斯基家庭裏，像沙俄時代千百萬貧農家庭一樣，所有的人都不歛手地

工作着，連孩子們也幫着大人工作，可是，這仍不能使這一家人避免貧困。

雖然是那末窮困，雖然是終日疲勞的勞動，雖然奧斯特洛夫斯基一家住的是別人的『農舍』，但是這一家人還是壯健的，和睦的。

農舍裏的地板總洗刷得乾乾淨淨，木榻底下是柯里亞的抽屜，他在這裏面整整齊齊地放着釣鉤，小釘子，做釣絲用的長鬃；後來，他入學以後，就在裏面放書本和練習簿。

作家的母親，奧爾伽·奧茜波夫娜回憶說，這孩子是非常仔細的，她從來也沒有見過他的練習簿和書籍裏有折角；柯里亞很喜歡溫習功課。

作家的父親，阿力克謝·伊凡諾維支，土耳其戰爭的參加者，喜歡在冬天的晚上給孩子們講述他的戰鬥行軍，俄國士兵的英勇。他特別有興趣的是講述俄國軍隊越過巴爾幹山脈的進軍。沿着蜿蜒於無底深淵之上的濢滑的狹窄山道走過的長時間艱苦行軍的許多場面，沿着馬都不能通過的地帶，親自拉着重砲前進的俄羅斯士兵們的有力身形，都永遠留在幼小的柯里亞的心裏。

尼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最初聽到的關於革命鬥爭的故事，也是從這位年輕時曾在聖彼得堡與一些革命青年交遊過的父親那兒聽來的。



奧斯特洛夫斯基一家人（自右至左：父親，阿力克謝·伊凡諾維支；母親，奧爾伽·奧普波夫娜；長姊，娜吉日達；二姊，葉卡吉玲娜；哥哥，德米特里；尼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

靠着阿力克謝·伊凡諾維支在工廠裏充當製麴工人所得的微薄的一季工資是不能養活一個人口衆多的家庭的。在釀酒廠停工以後，父親就到城裏找工作去了。

家庭的中心是母親；她靠着縫衣、洗衣、同女兒們到波蘭地主的農場上去作田地工作，而得到一些生活資料。她就是這樣養育着孩子們。

奧爾伽·奧普波夫娜是一個胸懷闊大、謙遜和善、酷愛勞動的人，對於生活永遠充滿着喜悅，她以自己的生活為榜樣，以

永不歇止的親切和撫愛影響着兒子，她是柯里亞的母親，又是柯里亞的朋友。

她慈愛地、但嚴格地教育着孩子們。她教孩子們從幼年起便養成勞動的習慣，正確的態度以及對於工作的責任心。在深深感激母親的時候，奧斯特洛夫斯基說道：「世界上有一個最偉大的、我們永遠感激的人物，這就是母親。」

從童年開始，奧斯特洛夫斯基就貪婪地喜愛書本。四歲的柯里亞常常到他的姊姊們唸書的鄉村學校去，坐在門檻邊，專心地和嚴肅地注視着課堂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的專心的樣子使女教師和學生們都感覺到驚異。於是，他的母親便用農民自織的粗厚的麻布給他做了一件衣服，親手把它染成青色，並用這種麻布做成一個書包；六歲的柯里亞就這樣到鄉村教會小學裏去唸書了。他已經能夠讀書和寫字，並且在三年之間學完了全部四年課程。雖然他是班裏年紀最小的一個，可是，學業卻比其他的學生都好，在畢業時還獲得了獎狀。

在同學們和親屬們的回憶錄裏，我們看見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柯里亞·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鮮明形象。他具有和善而愉快的性格，他喜歡作需要判斷力和勇敢的遊戲。孩子們常常作『打仗』的遊戲，一連幾個鐘頭在荒蕪的秋天的菜園裏操演着。菜蔬已採集起來了，作遊戲的空地方是很多的……用向日葵的竿子武裝起來之後，便交戰

了；司令員總是柯里亞·奧斯特洛夫斯基，在他沒有讓大家回家以前，孩子們是不解散的。

『開步——走！向後——轉！』司令員發着命令。

『柯里亞，你爲什麼那樣叫？孩子們累了！聽見嗎？』母親說道。

『不，媽媽，是他們自己來的……現在讓他們服從軍紀吧……』

奧爾伽·奧茜波夫娜敘述道：

『有一次，在星期日，我和柯里亞到林子裏去採蘑菇。我們看見孩子們在離開池塘不遠的一個土坑中捉到了很多青蛙，用木棍使勁打那些青蛙。我一眼不看見，柯里亞已經走到孩子們中間去了：他說了幾句話，便揮動着雙手，臉孔漲得通紅，好像立刻要打架的樣子。

『「拿不拿去？」柯里亞問道。

『我看見，孩子們都默不做聲。一個一個地向土坑彎下身去。柯里亞要他們把沒有打死的青蛙全部送回池塘去。這樣，孩子們就一個個地走着，勝利了的柯里亞押在隊伍的後面。

『「我向他們解釋，媽媽，青蛙是有益的……」』

「「可是，如果他們不聽呢？」我問道。

「「我會打架——他們都知道……」

『柯里亞喜歡說，他總是維護「正義」才打架的。』

親屬們都記得這樣一樁事情。奧爾伽·奧茜波夫娜帶着孩子們和替地主工作的全村人一起到波蘭地主的農場上去作日工。地主支付工資是很吝嗇的，幾個月來，一個錢也不付。農民們由於在農場上得不到他們的工錢，常常含着眼淚從田地上回來，詛咒着地主。有一次，工錢又拿不到，柯里亞就和他的幾個同伴（七、八歲的小孩）打碎了農場建築物上所有的玻璃窗。這就是他的報復，他向不公道事情的抗議。

『不過，這種惡作劇的辦法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農場上的人都知道，主使的人是柯里亞。因此，我們就必得去做工抵償打碎的玻璃。村子裏的人都開玩笑地給柯里亞取了一個綽號，管他叫「玻璃匠」。並且，很久都記得，他是怎樣「解決」地主房屋的玻璃的。』——在O·O·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回憶錄裏我們可以讀到這一段敘述。（摘自索契城奧斯特洛夫斯基紀念館的展覽材料。）

這位未來作家的性格是在生活矛盾的緊張感覺以及與困難進行鬥爭中鍛鍊出來的。

行動的激烈性、果敢、以及想積極地干預事件並影響事件的慾望——這些就是青年